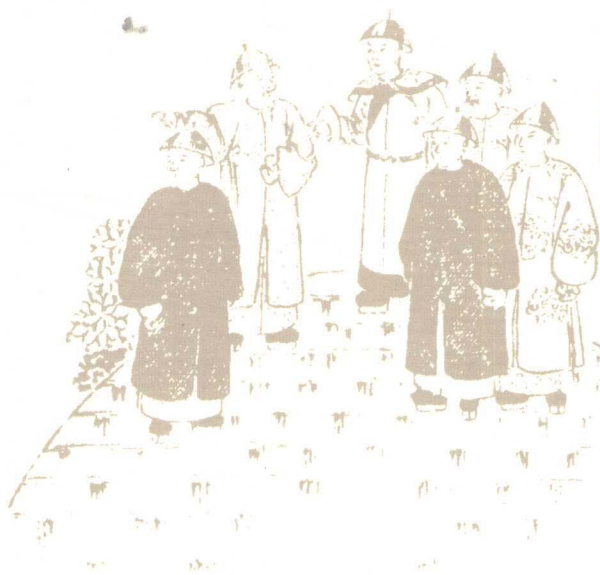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姜传松 著

清代 江西乡试研究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科学）课题
“科举学研究”（BAA070046）之成果

清代

江西乡试研究



姜传松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姜传松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科举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4189-8

I. ①清… II. ①姜… III. ①乡试—研究—江西省—清代
IV. ①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840 号

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作者:姜传松 ©

责任编辑:廖国春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80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25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4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乡试又称乡闱、秋闱、秋试，是科举时代省一级的考试。唐宋时期州县已有解试，金朝已出现乡试之名，但真正形成制度化的全省统一考试，还是在明代。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层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明末顾公燮曾指出，就录取比例而言，乡试难而会试易，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

明清时期，每逢乡试科年，省会贡院周围都聚集了全省各地赶来的科举生员，加上许多举子还有陪同人员，总数往往有数万之众。乡试成为全省最重大的事件，是全省士人的大聚会，受到高度的关注。按清代制度规定，巡抚都要监临乡试。巡抚为全省的最高长官，竟然可以从农历八月初六日起十余天时间关在贡院中监督乡试，与外界完全隔绝，不理其他任何事务，就只是专门监督和领导乡试工作。至于其他抽调参加乡试工作的省、府、州、县官员，都要放下所有行政事务，自入闱起至放榜止，在贡院里忙上一个月左右，可以想见乡试是多么重要，确实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要到京城去参加会试不容易，边远的省份要走上两三个月时间。因为过去没有隧道、没有大桥，所有山岭都要跨越，稍大一点的河流就要等待摆渡，在多山的南方省份，即使是到省会去参加乡试，僻远州县的举子到省城去赶考，也得走上十天半月。今天在一些地方还有部分古代驿道的遗迹，看到那些延伸上山的石头铺就的古道，我有时会想象着过去读书人翻山越岭漏夜赶考的情形。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或者只为功名利禄，许多人寒窗苦读上十年，不畏旅途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十几天到省城，甚至舟车劳顿几个月到京城赶考，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平时难得一见的各地士子一旦聚会在一起，

可以想见乡试科年八月前后的省城是多么的热闹。只是在科举废止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国人才逐渐醒悟到：包括乡试的科举的历史，不仅是用来嘲笑批判的陈年旧事，其中还与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和进取精神密切相关。

确实，乡试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要重构清代乡试的历史实况，其中很重要的是利用专门的科举文献《乡试录》。对每个省而言，《乡试录》都是一种记载本省精英人物的特殊乡邦文献。清代开科 114 次，各省《乡试录》一般都有近 114 种，当然许多省都曾停过少量几科。《乡试录》的存世数量，各省不一。除顺天乡试录多数保存下来以外，一般省份也就只有二三十种。《乡试录》一般都有前序和后序，多有对贡院中乡试情况的简略概括。

另外，许多省份乡试都颁布有专门而具体的科场规定，乡试之前发给每位入场考生人手一册的《三场程式》，有的科年还发给每位考生乡试点名次序图或时刻表。只是留存下来的不多，目前已知现存的有《顺天三路分点次序图》、江南贡院《三路点名定式》、江西贡院《中东西三路听点学分表》、福建贡院《乡试点名章程》、浙江乡试点名时刻表、四川贡院《三路点名定式》等六种，以及包含点名次序的折装《甘肃乡试告示》（光绪元年）、《陕甘乡试条规》（同治十二年）等。还有佚名《豫省文闱供给章程》、《广东文闱科场事例》（又称《科场事款》）、《川省文闱供给》、《监临条约》，主考官的《锁闱日记》、《秋闱联咏》、《锁闱杂咏》、《星轺便览》和考生的日记之类，使我们能够了解乡试的实况，部分能重构乡试场景。

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区域科举或科举地理研究日渐受到关注。区域科举研究是指分省份地区进行的科举研究，科举地理是指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状况，包括其演变发展的历史、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起因与形成、冒籍现象及其惩处等。我曾在 1996 年出版的《福建教育史》一书中专门研究过福建的科举历史和科举人才地理分布情况，当时就觉得可以发现不少全国性的宏观研究观察不到的问题。过去的科举地理研究主要集中于进士的地理分布方面，而关于明清各省举人的地理分布，还有大量资料和数据尚未被开发利用。

尽管从晚唐开始已对地方解送考生作出限额，但唐宋时期省试并无地区配额制度。明清两代会试也采分区定额录取政策，但省内各府县之间并无举额分配制度，完全是自由竞争，加上确定进士排名的殿试不存在及第人数增减问题，并无区域配额。因此，历代科举人才的产出都不均衡，各朝代都出现了科名的

地区性结聚现象，最初科举较为成功的地区在先辈的示范激励之下，愈发热衷于读书应举，而科名衰少的地区缺少帮助提携，往往容易失去信心，出现中举人数分化的马太效应。不过，无论中举人数多么悬殊，各县在一个长时期内多少都会考中一些举人，其地理分布折射出各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

乡试所取举人是可供作科举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丰富的对象，尤其是进行特定时期同一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科名分布比较时，进士的样本较少，而明清举人的数量则相当大。各地方志对当地明清举人的记载相当完整详尽，现存科举录也以乡试录为多，很有研究价值。然而，过去对乡试的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博士弟子传松，外拙而内秀，讷于言而敏于思，行文有古风。他出生于人杰地灵的科举大省江西，有着对科举学的强烈兴趣，我觉得很合适选取清代江西乡试做博士论文。传松博士也不负期望，踏实努力，将现存清代江西乡试录搜集完全，并尽量罗致与清代江西科举有关的资料，写出了一篇令人满意的博士论文，被三位论文审阅专家和五位答辩委员会委员一致评为优秀。作为导师，觉得该文可为其他省的乡试研究提供参考，欣慰之余，特推荐其修改成书出版。

刘海峰

2009年8月23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概念阐释	(6)
三、文献综述	(11)
四、研究思路	(19)
五、研究方法	(19)
第一章 清代江西乡试概述	(22)
第一节 清代江西乡试基本程式	(22)
第二节 清代江西乡试中额	(48)
第二章 清代江西乡试闱官	(71)
第一节 清代江西乡试外帘官	(72)
第二节 清代江西乡试内帘官	(90)
第三节 清代江西乡试闱官的回避与关防	(133)
第三章 清代江西乡试风云	(144)
第一节 查嗣庭案与清代江西乡试	(144)
第二节 清代江西乡试作弊	(161)
第三节 清代江西乡试违式	(170)
第四章 清代江西解元和举人的地理分布——比较的视角	(177)
第一节 明代江西解元和举人的地理分布	(178)

第二节 清代江西解元和举人的地理分布	(197)
第三节 清代江西解元和举人地理分布的特点	(217)
第五章 清代江西乡试文化与形态	(232)
第一节 建筑文化：江西贡院	(233)
第二节 乡试仪礼：鹿鸣宴	(248)
结 语	(274)
附 录	(277)
附录一 清代江西乡试考官简派一览表	(277)
附录二 清代江西乡试首场试题一览表	(284)
附录三 明代江西举人分朝分府州县统计表	(292)
附录四 清代江西举人分朝分府州县统计表	(295)
附录五 江西古今地名对照表	(299)
附录六 清代江西乡试内容举隅	(300)
附录七 清代江西举人名录	(304)
参考文献	(366)
后 记	(374)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Section On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1)
Section Two Illustration of Concepts	(6)
Section Three Literature Review	(11)
Section Four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19)
Section Five Research Methods	(19)
Chapter On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2)
Section One Procedure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2)
Section Two Admission Quota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48)
Chapter Two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ficial in Qing Dynasty	(71)
Section One The Outer-curtain Officials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72)
Section Two The Inner-curtain Officials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90)
Section Three Evading System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ficials in Qing Dynasty	(133)

Chapter Three	Windstorm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44)
Section On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se of Zhasiting and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44)
Section Two	Cheating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61)
Section Three	Form Violation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70)
Chapter Fou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iangxi Jie-yuan and Ju-ren in Qing Dynasty in Comparison Perspective	(177)
Section On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iangxi Jie-yuan and Ju-ren in Ming Dynasty	(178)
Section Tw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iangxi Jie-yuan and Ju-ren in Qing Dynasty	(197)
Section Three	Feature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iangxi Jie-yuan and Ju-ren in Qing Dynasty	(217)
Chapter Five	Cultural Patterns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32)
Section One	On the Examination Hall of Jiangxi Province with Construc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	(233)
Section Two	Lu-Ming Banquet in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Ancient China	(248)
Epilogue		(274)
Appendix		(277)
Appendix One	Examiner Despatch Table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77)
Appendix Two	The First Stage Subject Table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84)
Appendix Three Statistical Form of Jiangxi Ju-ren in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Counties, States and Districts	(292)
Appendix Four Statistical Form of Jiangxi Ju-ren in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Counties, States and Districts	(295)
Appendix Five Table of Ancient and Mondern Geographical Name Comparison of Jiangxi Various Regions	(299)
Appendix Six The Example of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Content in Qing Dynasty	(300)
Appendix Seven Names of Jiangxi Ju-ren in Qing Dynasty	(304)
Bibliography	(366)
Postscript	(374)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说过：“在所有人类借以获得知识国度里的公民权的各种研究之中，没有任何一种是像对过去的研究那样不可或缺的了。”^① 同样，在所有人借以洞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脉络的各种研究之中，没有一种是像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样必不可少的了。

然而，科举制度废止背后的复杂因素，决定了科举研究所步循的是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一百多年前，一个有着悠久而灿烂文化的封闭的东方农业国，在与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战争交锋中很快败下阵来。“天公不语对枯棋”，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满清王朝，刹那间便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在危机与屈辱的刺痛下，向来充满民族自信心乃至自负骄傲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便从一个极端急速滑向另一个极端，被极度的民族自卑感所湮没，进而将军事上的所有失败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自绝根基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爆发。此外，西方生物进化论的输入并被用来阐释中国社会的演化历程，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庸俗进化论，它为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军事实力的强弱来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文化的优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信奉的逻辑。价值理性的沦丧和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都是落后的象征和淘汰的对象。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兴建新式学堂，创立现代教育体系，废科举成了当时“必须”的前提。

科举制度的停废，成为传统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分水岭。它一方面使高等教

① [英] 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育摆脱了科举考试的长期桎梏，在教育理念和课程现代化等方面得以快速前进；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是连接知识分子与传统经典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脐带，它被割断后，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停废科举，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既深且巨。时至今日，其功过是非仍是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整个 20 世纪，人们对科举的态度和观感跌宕起伏^①。科举制度被废止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仍在进行传统文化的自我废黜，人们对科举讳莫如深，国内也很少有人愿意对其展开理性、认真的审视和严肃、客观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风气渐开，禁锢渐弛。风生水起，人们开始走向文化的自觉与反思，并积极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科举制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在文化学和社会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科举研究渐成气候。鉴于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的广博性及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1992 年，刘海峰在《“科举学”刍议》^②一文中首倡“科举学”，这是整合和规范科举研究，并将其纳入专门化研究轨道所作出的开拓性尝试。至上世纪末，国内科举研究热度逐渐攀升，呈现出“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③的良好发展态势。2005 年，在科举停罢百年之际，《为科举制平反》^④一文的面世和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文化界掀起一定波澜。经过不同观点的交锋与激荡，理性渐次彰明，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与“科举学”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而同年《科举学导论》^⑤的推出，既是“科举学”成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指引科举研究向范式化和体系化方向前进的路标。早在 20 世纪末，刘海峰便预测，“科举学”“将成为 21 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⑥。近年来科举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证明，“科举学”已从“险学”逐渐

① 参见陈兴德：《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 年第 4 期，第 1~7 页。

③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3 期，第 15~23 页。

④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载《书屋》2005 年第 1 期，第 4~10 页。

⑤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⑥ 刘海峰：《科举学——21 世纪的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 年第 4 期，第 54~60 页。

步入“显学”。科举研究的深入，为我们反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开启了一扇窗口。

现代科举研究，肇始于我国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祥于1926年在《心理》杂志上发表的《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国内的科举研究发展势头迅猛，科举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的范畴和体系初见雏形。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科举研究，呈现宏观研究居多、中观和微观研究偏少的局面^①。在宏观层面的研究空间渐趋缩小的情况下，不断向纵深推进，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不断精化和细化科举研究，从而构建完整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不仅是“科举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丰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称，有着厚重的科甲历史积淀。早在唐代，袁州人卢肇便文魁天下，摘得江右第一个状元。此后，江西人文蔚起，名儒巨辅迭出：宋代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文天祥等鸿儒巨卿震烁古今；明代“朝士半江右”，有汤显祖、解缙、杨士奇、艾南英等硕儒名家饮誉宇内；洎乎清季，江西科甲盛况仍余韵犹存，朱轼、李绂、彭元瑞等皆位列翰苑名卿，名垂青史。从中观的区域研究角度看，厚重的江西科举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广阔的空间。然而，即便是区域性的江西科举，也是一个宏大的研究主题。从断代角度看，有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科举。从考试层级来看，有童（生）试（类似的有县试、府试、院试、岁试、科试等）和乡试两类，以科举人群（物）划分，有秀才、举人、进士等三种科甲人员，从类型上判断，还有文举与武举等。凡此种种，纷繁错杂。因此，要做到有的放矢，必须从科举时空中选取一个截面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选择清代江西乡试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而从科举时空中截取清代江西乡试而非其他方面进行研究，还根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清代江西乡试地位的重要性与现有研究成果的严重不对称，是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江西在清代乃乡试大省，科甲鼎盛，并沉淀下丰厚的乡试活动史料，这些详实而重要的史料广泛存在于清代《江西乡试录》、《清

^① 参见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15～23页。

代朱卷集成》、《清实录》、《钦定科场条例》及《江西通志》等文献中。然而，与史料的丰富性及地位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当前学术界对清代江西乡试的研究仍很薄弱，其主要成果仅见诸近期出版的《江西考试史》^①，该书第六章“清代江西的考试”第二节“文科乡试”（由毛晓阳执笔撰写）涉及清代江西乡试。而限于编书体例，《江西考试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清代江西乡试作系统详尽的叙述和研究。当前研究的薄弱与既存文献的丰富，奠定了本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

其次，除少数选题外，江西科举的其他方面，因资料阙如或难度过大而缺乏必要的研究条件。如从断代角度分析，唐、宋、元诸朝因年代既远，遗存科举文献甚少，致使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相关条件；从江西科举层级来看，童试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和地方性，很少有官方文献和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和记载，研究难度大且不可能呈现古代江西科举全貌；而成熟于明代、明清两代一脉相承的乡试，是科举系统中影响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与区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②，最能代表一省科甲之盛衰与文风之高下，这决定了明清江西乡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最后，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看，自唐迄清的江西进士都有人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③，近年浙江大学的《明代江西进士考证》（邱进春，2006年）和《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毛晓阳，2005年）两篇博士学位论文更是对明清两代江西进士进行了详尽考证。因此，江西进士已不再是紧迫的研究课题。秀才群体虽数量庞大却典载甚少，不具备相关研究条件。清代江西举人群体规模适中，且典载较为完备，它既可作为科举人物进行专门研究，又可作为乡试研究的对象。从类型上看，武举因考试性质的特殊性而材料稀少，江西武举的文献更属凤毛麟角。上述几个方面，是笔者在江西科举时空中选择清代江西乡试为研究对象的客观原因。

最后，江西为笔者桑梓之乡，本人对其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且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从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因素考量，以清代江西乡试

① 胡青主编：《江西考试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第21～26页。

③ 参见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第205～226页。

作为研究选题，较其他区域科举研究在取舍上具有更大的情感优先性。

综上，科举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发达的江西科举史，清代江西乡试的研究价值与现有成果的不对称，江西科举其他选题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不足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因素，构成了本研究选题的主客观原因。

价值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分析，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和充实“科举学”的范畴与体系。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和中国科举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交叉的，而从时间上看，前者囊括了后者。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区域科举史，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区域高等教育的历史。因此，研究清代江西乡试，对于丰富清代江西高等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当前的“科举学”，已经具备标志性研究成果、代表人物和特有的概念与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作为一门专学，它的地位基本得以确立。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①，“科举学”的各个方向和领域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也留有空白尚待填补。当前清代江西乡试的研究成果尚少，本研究的加入可以充实江西科举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科举学”的范畴和体系。其次，通过还原清代江西乡试丰富的社会历史形态，增强江西人们的乡土认同感与自豪感，并为外界了解和认识清代江西乡试乃至古代江西开启了一扇窗口。爱国始于爱家乡，但由于当前乡土教育的严重缺陷，“鱼不知水”的情况甚为普遍，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即以“唐宋八大家，江右居其三”为例，若非专门研究者，其余江西之人知悉甚少。因此，加强省情教育相当必要和紧迫。清代江西乡试的资料和文献广泛散布于各个角落，如果不进行专门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清代江西乡试丰富的社会历史形态将湮没无闻，殊为可惜。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这段历史的面貌，挖掘这段历史背后的丰富内涵，从一个侧面增强江西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及外界对江西的认识。

^① 学科存在的形态分外在建制和内在规范（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成果与概念、理论体系的建立）两种，外在的学科建制必须以内在的学科规范为基础。笔者认为，由内在规范进而拓展至外在建制即建立学科，是科举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概念阐释

（一）乡试

乡试也称乡贡或乡闈，因为它一般在秋季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闈^①。“乡试的本意是地方一级的举送考试”^②，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乡试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乡举里选，但当时只有推荐并无考试，因此只能称之为“乡举”。汉代基本沿用旧例，采用察举征辟制选士，此即清人赵翼所谓的“汉时取士无考试之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③。这是前科举时代的乡试，是乡试的雏形。

隋代正式创立科举考试制度，至唐代，进士科的地位急剧上升，“其时士之试于礼部者，在内由京兆府考试录送，李肇《国史补》所谓京兆府考而升之，谓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谓之乡贡，则不复考试，《国史补》谓之拔解是也”^④。可见，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考生，分为来自官学的生徒和来自周边外府的乡贡。其中，前者需经考试，后者起初毋庸考试，其后亦须考试，谓之解试。“至宋，则外府解送，亦须先试。”^⑤外府拔解（解试），是后世乡试的萌芽。到了宋代，乡试已初步成型。但宋代尚未出现独立的行省，解试是在各府、州、军间分散进行的。“唐宋举人谓之举进士，并无另设举人之科。”^⑥因此唐宋时期的乡试仍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尚未成为独立的科举考试层级。

① 李治安：《元代乡试新探》，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56～164页。

②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第21～26页。

③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举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1页。

④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举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1页。

⑤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举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1页。

⑥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举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2页。